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著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室中的天下/资中筠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2

ISBN 7-302-12013-7

I. 斗… II. 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755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组稿编辑:马庆洲

版式设计:马庆洲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52×228 印张:21.75 字数:263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12013-7/I·64

印 数:1~4000

定 价:30.00 元

资中筠 女，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通英、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原《美国研究》主编。1996年底退休。仍从事学术研究、写作及学术活动。

学术著作：专著、合著与主编的主要有《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书评》，以及学术论文集《资中筠集》，等等。

散文随笔集结成书的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译著：《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巴尔扎克，法）；《啊，拓荒者！》（薇拉·凯瑟著，美），《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英）。

本书是著名学者资中筠近年来所写随笔、杂文的结集。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在专业研究之余的所思、所感，信笔写成；还有一些演讲稿和采访录，思考 and 心得就是在讲话和对话中形成的。眼界开阔，题材广泛，都是近年来作者心之所系，萦绕于怀的几个领域，有一以贯之之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吾土吾民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明和正义的呼唤，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胸怀。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是一部不可多得优秀读物。

人 生 不 满 百
常 怀 千 岁 忧

自序

应一些出版社征询近作,检点笑筭(其实是电脑),发现自2002年出版随笔集《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之后陆续写下的随笔、杂文,也已足以成集。这些文章与过去一样,都是在专业研究之余随时有所思,有所感,信笔写成。还有一些演讲稿和采访录,那是因为这段时期应邀讲学较多,而有些思考和心得是在讲话和对话中形成,事后整理成章。题材看来覆盖面很广,但都是近年来心之所系,萦绕于怀的几个领域,也有一以贯之之道,所以还不是泛滥无所归。

为集结出版而重读之下,自己感到意外:本来我已退休多年,与世无争。既无案牍之劳形,又无“课题”之催逼。生活以当前的标准,小康虽不足,温饱尚有余,自以为清心寡欲,足以颐养天年,有书有琴,怡然自得。上一个集子以“出世入世”命名,本意是向着“出世”的。但是发现这两年的文章却一反初衷,更加“入世”了。不论是关于国际或国内,当前社会还是历史人文,长篇论说还是短篇杂感,务实还是务虚,写人还是写景,总是有一种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在这个物欲横流、战火纷飞、杀戮手段日益升级,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的世界上,人类将伊于胡底?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身居陋室,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只能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嘲。

略可告慰的是,这些不合时宜之论还有发表的空间,也还有

读者和听众。经常收到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来信,说是在某个问题上受到启发。而且以文会友,不知不觉间结识了许多各种年龄的新知,既有才识令我心仪的长者或同辈,也有好学多思的青年学子。多年断了音讯的旧游也因此而重新联系上。尽管在茫茫人海中这只是小小的涟漪,但足以使我感到鼓舞和希望。因而觉得还值得集结成书,当不至落敝帚自珍之讥。

正因为题材杂,文章很难归类,为方便计,用了几个小标题(见目录),不见得贴切。有一组关于“财富的归宿”的文章是由2003年出版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一书引发出来的,此书所引起的反响,使我收到许多后续的约稿和各种要求,无意中接触到一个新的圈子,对我国社会现实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可算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几篇有关国际评论的文章内容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作者的分析有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的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超越,都按当时的原文收入本集,立此存照。不过在较短时期内反复阐明自己观点,重复在所难免。对明显重复的略作了删节。我虽然专业号称研究国际政治,特别是美国,但是这一组文章却最缺乏自信,多提问题和找寻答案的必要条件,而少明确的结论。因为尽管在这信息时代,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并不困难,但方今世事瞬息万变,深层次的因素日益复杂,许多事不敢妄加推断。文章只能如实记录到那时为止所思考的程度。

一般人认为涵养与城府应该随年龄与阅历俱增,但据我观察,并不尽然。方今颇有几位耄耋老人以忧国忧民、敢于直言名于世。我的胆识和经验自不敢与他们相比,只是本性难移,永远修行不到某种城府和人情练达,有所思则不吐不快,不能全吐,姑留待他日,惟坚守“修辞立其诚”耳。

资中筠

2005年盛暑于芳古园陋室

目 录

自序	7
说中	1
重建精神的家园	
——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3
君王杀人知多少——从“以人为本”角度看历史	19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	33
为实现“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而努力	
——作为受众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企盼	50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及中国国情	55
如何估量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63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兼及	
“西化”问题	66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	
——兼论“中国例外说”	73
2003 年中国与世界——借压力促改革	78
学与文	83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85
中国人还是应先学好中文	91
忠实第一,力求神似	
——《啊,拓荒者!》中英对照本译者言	95

深入浅出为文章之上乘——《哲学的慰藉》译序	99
学术繁荣与翻译质量的悖论	106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	110
人物·风情	119
悼父文——五周年祭	121
但开风气不为师	125
在胡志明家作客	132
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	138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153
特殊年代的童趣几则	157
在国外“吃请”记	164
访旧得旧的惊喜——重游维也纳之一	169
体验“音乐之都”——重游维也纳之二	177
关于阿瑟·米勒的点滴回忆	184
杂说	189
“非典”与“五四”精神	191
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	197
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	201
诺贝尔奖与孔子何干	206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213
“小骂大帮忙”新解	218
孔子之用,大矣哉! ——游曲阜的遐想	221
财富的归宿	231
先富起来以后做甚么? ——《财富的福音》一文的启示	233

一种值得推崇的散财之道

——写在《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

出版之时 240

观念的更新 248

扫清公益捐赠的法律障碍 253

逐步从防范向鼓励转移

——评新《基金会管理条例》 263

道西 265

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读后 267

从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内政外交的演变 276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美国总统的个人作用 288

美国关于取消遗产税之争的含义 293

恐怖主义及其启示 298

“和”还是“战”——对伊拉克问题的思考 302

从变化中思考大国关系 307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当前新问题 313

美国向何处去——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318

修辞立其诚——答《中华读书报》采访(代跋) 327

说 中

重建精神的家园

——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2001 年被联合国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似乎伊朗是这一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对话年”的发起国。在 2000 年 9 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作主要发言，有一句话颇有警世的味道：“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一倡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意图，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它引发我深思的是：欧美人认同基督教文明，西亚北非许多民族以伊斯兰文明为旗帜，作为世界公认的几大文明体系之一的中华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义？真的，今天我国在世界上能自称代表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举世瞩目，军事也列入核大国，精神却遇到了危机，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倾向，重器物轻精神之风达到高峰。从历史上看，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国只重文。风光一时，名传青史的，率多是不事家人生产的文人，那些为建设物质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被列入工匠，除个别例外，其名与学都不传。后来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亏，先进人士大力提倡学习声、光、

化、电,在船坚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这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形成。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这一趋势更走向极端。高校院系调整明显地发展工科,压缩文科(为方便计,本文提到“文科”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文革”中,在大学几乎停办的关键时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知识及其“分子”理论上得到重视,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不可同日语。我们告别了反对一切“物质刺激”,单凭对一个人一种思想的忠诚枵腹从公的年月,却跳到了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一切都纳入商品经济,包括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只有赚钱的功能才被承认。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被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学教授朋友曾告诉笔者:他参加了一次文科教学会议,主持会议的一位教育界负责人指示:“人文要为科技发展服务,没有用的东西少教点!”他只有苦笑。那位负责人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什么用?”是最常听到的问话。而所谓“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质或政治效应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内容都该取消,或作牵强附会的改造。如今,国人对于器物方面的发展,瞄准“国际”,紧追慢赶,全民投入,义无反顾;而在精神上却空前迷茫,无所适从,仍然徘徊于自大与自卑之间,反对“西化”仍是重要口号。但是经历了大张旗鼓的“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中国文化和一代新人,用什么去抵挡“西化”(姑且不论其含义是什么),又用什么载体去承载、挑选和吸收外来文化?

与此并存的是另一极端:动辄以“五千年文明”自诩。既认为文史哲无用,又以文明古国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中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辉煌的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中国

历史上真正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的时期。斯时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千载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过今天某些方面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边，还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用以抵制“西化”，或在老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后，作为一种替代。偶然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我国一位外交官在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有贬损我国政府内容的“人权”决议案后，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们五千年就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还要走下去，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五千年”在这里是最典型、最方便用法。对此，我第一个闪过的想法是，那么，你把近一百五十年来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置于何地？特别是涉及人权，能沿着五千年的道路走下去吗？当然，外交官的即兴发言不必深究，举此例只是说明一种对待历史文明的实用态度。

自20世纪90年代起，尊孔之风在我国盛行一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反对“西化”是其政治层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于人欲横流，见利忘义，世风日下，想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夫子遗训中找出路。诚然，载入经典的学说和伦理道德规范支撑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也曾经造就足为全民风范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则，然后对老百姓产生无形的影响，就像风过处草向一个方向低头一样。其实这种教化的程序——由社会精英倡导某种思想和价值观，然后传播开来——是文明传播的普遍规律，中外皆然。不过在中国不太成功。一是中国太大，教育又从未普及，而且历代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从未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二是圣人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现实的强制力量；三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知识和道德行为都是有等级的，所谓“礼不下庶人”。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礼教，对经常被迫卖儿鬻女典

妻的贫苦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饿死或自杀。所以作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来不曾如想像中那样为一般草民所实施。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权力合而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国之权的在位者,同时也是载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致力于对子民“齐之以德”。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情况下权势与道德是分裂的,而且坚守道德规范的真君子只能一世清贫,往往还要受权势的压制、迫害直至身首异处。能使小人随之而“偃”的“风”常与圣人之道相背。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中国农民来说,约束他们的行为的一是信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二是官府的强制和各种因果报应之说(可能佛教的小乘更有影响);三是以各种欺骗手段应付官府,连神也可以贿赂。在特别暴虐的统治下,忍无可忍时则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若成而为王,改朝换代,统治与“教化”脱节的情况依然如故。

深究起来,当前流行的许多对东西文化特征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例如说“西方主纵欲,东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西方对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坏环境,东方有‘天人合一’思想,因而顺应和保护自然”等等,揆诸历史和现实,这些都值得质疑。(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亚也无法涵盖,所以这里“东方”只指中国)。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哪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无度,则社会失序。在这方面,中国在两个极端之间看不出比西方社会处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纵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只是一则比较隐蔽,没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则不平等,一方有无限权利,另一方需尽无限义务。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决